



不可不读的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

现代卷·7

王富仁 方兢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可不读的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现代卷．7
/ 王富仁，方兢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1

目 录

邵荃麟	宿店	/1
林淡秋	渣	/15
张天翼	皮带	/26
	包氏父子	/38
	华威先生	/71
蹇先艾	在贵州道上	/78
谢冰莹	一个乡下女人	/92
沉 樱	喜筵之后	/100
萧 军	马的故事	
	——在满洲	/110
	羊	/126
陆 蠡	嫁衣	/152
徐 讷	禁果	/157
	阿刺伯海的女神	/168
	英伦的雾	/189

宿 店

邵荃麟

七月的傍晚，太阳像要在云层里溶化似的，远远的地平线上，漫起了一层白濛濛的热雾。

我和孙班长押着一列手车队，在公路上走。我们已经在太阳底下整整走了一天，路面上飞扬着黄色的灰沙，跟身上的汗水混和起来像芒针般的刺着背脊发痛。血红的落日正迎对着我们，眩耀得眼睛都抬不起来——我可羡慕孙班长，他不知道哪里搞来一副墨晶眼镜，大模大样架在他那扁平的鼻梁上。我们走过一片荒漠的原野，那公路仿佛也受不住阳光的烤炙了，像条挣命的巨蟒似的，在一座小山坡前面昂然崛起头来。

一看见那昂然的坡道，队士们就皱起眉毛，拉手车最怕上坡道；何况又是这三伏天气。有几个队士嘘了一口气，把车子歇了，拉下肩膀上的汗巾不停地抹着脸，孙班长立刻扬起他手里那根哭丧棒，吆喝着从后面赶上去

“走！走！走！歇你个娘！过了坡就宿营啦！”

这条坡道是从一座荒秃的小土山开出来的，夹在两边藕红的土岩中间，热气便益发逼压拢来。从坡底下望上去，土山顶上一株半枯小树，在傍晚静止的空气里，默默地垂低了头。

“走……嘞！”一串沉重的叫声，从队伍中间激荡过去，人们一伙缩了身体，脑袋俯到车杠底下，几乎贴着地面。几十双脚板在灼热的砂砾上使劲的往后踩，手车的橡皮轮子便在一阵激起的灰雾中间沙沙地响起来。

队伍往上爬，太阳便把这一群人的影子渐渐拉长来，队中有人发出用力的低沉的喘声，夕阳映着他们汗水浸淋的皮肤，闪烁出赤铜般的亮光。

孙班长挥着短杖，走在队伍的后面。他是一个矮小的南方人，生着一张扁平的三角脸，草绿色军装敞开着，露出一件血红的汗背心，被汗水紧粘在胸脯上。他一壁走，一壁不时的掀着那副黑眼镜。跟他一起走着的，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是队里的文书上士和他的一个朋友老李。

“这是马铺坡，过了坡里把路就是薛家集，喏，你瞧，那边有棵大松树的就是。”他像老旅客似的，用短杖指点着说。“到薛家集，我们住王大娘店，哈！——那地方好玩！”

他忽然低下头，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接着做了一个怪脸，望着我说：“指导员，你得请请客哪，今晚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手车已经陆续拉到坡顶上，队士们吐出一阵大声的呻吟，把车杠陡的耸起来，仰着身体，和车杠形成交叉的姿态，紧握着车杠的上端，顺势往下坡道飞溜下去，车轮子发出一阵阵格拉拉的叫声，一会就把我们四个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从坡顶上望下去，果然不远的前面有一座小小的村落，靠着公路旁边，有几家新盖不久的茅屋，黄亮的屋顶高高耸起，在夕阳光里，显得异常耀目。

“喏，就是靠右手那一家——王大娘店，”孙班长挺挺腰板，像个指挥官般的指着一座茅屋说，“就是这一家——今天晚上我们得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夜！”

“不错，指导员请客，我们一定奉陪。”老李晃着头笑。他是一个赋闲的军人，正在靠孙班长替他找差使。一副谄媚相，看见孙班长说什么就说什么的。

一辆小包车迎面疾驰过来，呼的从我们身旁掠过去，卷起了一地的黄尘。

“呸！神气你的鸟！”孙班长朝着那汽车的后面狠狠地唾了一口，旋过脸来向我牢骚地说：

“指导员，你别见怪，我们在外面混差使的谁不是这样？妈的，我们又没有公馆，又没有太太，为这几块饷银，大热天还跟他们跑腿，不找个空儿乐一下，我才是他妈的孙子大傻瓜呢！——你们说，对不对？”

他说着一口刺耳的浙江官话，说话时候老喜欢咧着牙齿，牙齿中间有一颗是包金的，黄澄澄地好像随时要从嘴里跳跃出来。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老李却早抢着接下去了：

“对，对，班长的话再没有错的，做人就是那么一回事，谁又不想修仙成佛，干吗不找乐呢！”他把肩膀上一个小包裹耸了一耸，“指导员，你是个读书人，不像我们老粗，可还不是一样，大热天赶旱路，鬼才耐烦，所以我说你老兄得请客呀……”

一阵桀桀的笑声，跟着满嘴白沫喷溅到我脸上。孙班长推了我一下肩膀说：

“对，你请客，我做媒，那女人包管你中意，一点儿不含糊——清水货！”

“好！”老李喝起彩来。

“是王大娘店里那李三姐吗？”文书上士，才二十来岁一个小伙子，眯着眼睛问。

“怎么？”孙班长横了他一眼，“莫非你小子也在打她的主意？”

他发出一阵狞笑，那小子脸孔飞红了。

“呃，指导员，”孙班长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你别瞧不起她呀，她可不是那种乡下土货，相貌好，又聪明，能干，是见过世面儿的呀，咳，这雌儿落在王大娘手里，才叫是桂花树当柴烧，他妈的，凤凰落在老鸦窝呢！”

“唔？”文书上士脑袋一偏，讪讪地说，“那她怎么不去跑大码头呀？”

“唔？”孙班长从眼角里瞟了他一下，“你倒说得轻松，你怎么不带她到你府上去呀！”

文书上士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响了，孙班长摇摇头，把手杖在路旁的青草上忽的一削，又说：

“要说来呢，倒是怪可怜的，年纪才二十七八，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呢，不知怎么吃人骗了，孤单单的给抛在这小地方，还拖了一个吃奶的毛头，这年头儿，怎么过呀！这才便宜了王大娘，把她没本钱的弄来当女茶房！这老王婆，妈的，不晓得在她身上刮了多少油水！”

“那么，跟孙班长你，倒是一对儿呀！”老李掀着眉毛嘻嘻地说。

“指导员呀！”孙班长猛力推了我一下笑起来，“你那文绉绉的样儿，她才喜欢呢。告诉你——”他把短杖直指到我的鼻尖上，声音压得扁扁的——“她那小模样儿才讨人喜欢哩，皮肤雪白，粉嫩……”

他接着吐出一串猥亵不堪的话，那颗金牙齿在我眼前一闪一闪，我憎厌地避开脸去，看见背后的老李浮出一脸淫欲的馋相，喋喋着嘴唇在傻笑。

对于队士和班长的放荡行为，我是有责任劝告或纠正的。但是这样的人，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权力也许还没有那个文书来得大，我只好默不作声，慢慢地退到后面去，少让他们来把我当作开玩笑的对象。

前面的村庄已经近拢来，村子里的狗在叫，公路两边是一片黄色的稻田，稻子已经成熟了，丰盛的稻穗在夕阳底下翻腾着黄色的微浪。

孙班长和老李依旧喋喋地在谈着关于女人的猥亵的话，不时发出咯咯的轻笑，文书上土愣着眼睛听，一壁拿自己的制服不停地拭着头上的汗水。

我默默地望着前面那群骡马样的队士，在黄昏的热雾中行进。他们是那样沉默，在整整一天中，除了喘息和呻吟以外，我简直就听不到他们说过话。他们是在想着些甚么呢？——想到他们，我的心就莫名其妙地重起来。

一只林雀从天空中飞过，太阳沉入到山后去了。

我们到达王大娘店的时候，那些手车早已七横八竖地歇在门前的院子里了，队士们乱哄哄地挤在茅檐底下抹身擦脸，泼了一院子的脏水，有的坐在阶沿上抽着手卷的土烟，黄昏的薄灰空气里，充满着汗水和土烟的混合臭味。青苍蝇在营营地飞，和人们喃喃的咒骂，织成一片沉闷的嚣声。

我们一跨入篱笆门，孙班长就直着嗓子，一路地嚷进去。

“喂老板娘，老板娘，屋子准备好没有？——”

他一壁嚷，一壁脱下军衣，露出那件血红的汗背心，又把那根短杖在屋柱上敲着。“喂，快点——快点呀！”

“暖唷，怎么啦，我的孙班长，发了脾气哇！”

跟着一串尖锐的叫声，一个几乎是半裸的肥胖的中年女人，只穿着一件紧身背心，从屋子的烟雾里直奔出来。她一把抓着孙班长的胳膊，老鸨似地呷呷地笑起来：

“暖唷，好难得的稀客呀，快请呀，大热天气，毒日头底下亏你走得来的。”接着，又尖起嗓子朝里喊：

“快打洗脸水！泡茶！送到上屋去呀！”

我们走进昏暗的屋子里，旁边厨房里冲出来的柴烟，薰得我吭吭地咳嗽，穿过这幢屋子，又是一个天井，天井里七歪八斜的晾着许多衣服，几个男人在水槽旁边刷刷地洗米，淌了一地的脏水。我们从那些衣服底下钻过去，被引到天井对面一座屋子里。这屋子是三开间的，用芦苇隔成好几个房，中间一间客堂，暗地里只听见蚊子在乱叫，孙班长摘下那顶稀湿的军帽在手里搵着，又嚷了起来：

“啊——嘘！好热，到外面坐吧，搬张桌子到外面来！”

茅檐底下是条宽阔的走廊，预备打尖的客人歇脚的，壁上挂着一些干肉皮，满叮着黑色的苍蝇。

老板娘摇着两条肥白的胳膊，旋磨似的忙着张罗，咕咕呱呱的嘈杂着一些不三不四的本地土话。一会儿就跟老李厮混熟了。

我们洗着脸，孙班长摘下那副墨晶眼镜，黑油油的脸上忽然多出了两个白色的圆圈，白圆圈里那双乌溜溜的眼珠一眨一眨，就像是戏台上的孙行者，他忽然把毛巾按着下巴，那颗金牙齿猛地俯到老板娘的脸上。

“咦，老三呢？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唷！”老板娘的手指在他额角上一戳，尖着鼻子笑起来，“真是老相好呀！一刻儿不见就查理了。她在替你烧茶呀，心上的人儿来了，茶也要烧得透一点儿呀……”

忽然像刮过一阵风似的，那肥圆的脸上笑容顿时消失了。她胖着喉

咙厉声地叫起来：

“喂，三姐，你怎么啦，客人来了半天啦！”

大家的眼睛一齐跟着她脸孔旋向前屋右首的厨房门口去，厨房里有
些男人女人在叽叽喳喳的说笑，夹着一阵呱呱的孩子哭声，从闷热的空气
里荡漾过来。

“哼，她奶了小的才奶你这大的呢。”老板娘不高兴的样子，朝孙班长
尖尖嘴。

“我自己去找她！”孙班长手朝空里一推，大踏步跨下阶沿去，老板娘
在后面兜兜着“喂，喂，我去，我去。”抖着一身肥肉，登登的跟进厨房里
去了。

“Hi！”老李朝她背影咂了一下嘴唇，牙齿缝里发出一个奇怪的笑声。

厨房里爆出一阵笑的风暴，文书上士叫了起来“来了，来了！”接着孙
班长拖着一个二十七八岁颀长的女人，从晒衣竿下钻过来。那女人蓬着
一头土烫的头发，一件粉红色的洋布衫，领扣全敞开着，露出几条新刮过
的紫色痧痕；趿着一双木拖，铁铁塔塔的几乎给孙班长拖得直跌下去，一
壁尖着喉咙叫：

“喂，你作死呀，拉拉扯扯的干甚么！你这短命……”

孙班长哈哈大笑，把她围在胳膊里，“哎！哎！装甚么腔儿？李三
姐还怕难为情吗？”

“有你这种蛮劲儿！”女人堵着嘴，朝他狠狠地啐了一口：“手臂骨都
给你拗断了，还算是大班长呢！”

“班长怎么样？”孙班长涎着脸皮说，“班长就配不上我们的三姐吗？”

“甭，得了吧，”女人推开孙班长的手向旁边逃去，“刮刮叫的三颗星
上士班长，谁敢瞧不起呀！”

“你这调皮！”孙班长绕着桌子追过去，一下把女的掀倒在凳上，使劲
的拧着她的脸皮，女的像宰猪似的尖叫起来。随着那叫声，老李嘴角边
的一层皮狞然一扯，似乎感到一种残忍的满足。

“饶了你吧！”孙班长发出一声得意的喘吼，手一抛，把那女人放起来，
随着，又捉住她肩胛，朝我面前猛地一推，用一种发沙的喉咙说，“我给你
来介绍。这是我们的指导员。人家是大学堂毕过业，比不得我们穿二尺

半的！你瞧——小白脸儿呀！”

他翘起一只大拇指，朝我晃了晃。那女人红着脸，矗立在我面前，微微地喘着气，高颧骨的脸上涂着一层厚厚的铅粉，几处地方已经被汗水侵蚀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像蛇一样的盯着我。

“指导员，”她噗嗤一笑，高颧骨的脸就向我逼过来，“你得指导指导你们这位班长呀，你瞧他——”

一股夹着汗气的恶浊香味，直刺入我鼻孔里，我往后退了一步，老李挨着肩胛挤过来，向那女人眨眨眼说：

“指导员是读书人，人家是规规矩矩的呵。”

“嘎，”李三姐头一仰，从夹窝底下扯出一条花手帕，望我肩膀上一掸，格格地笑起来，“指导员自然是看不起我们乡下人的呵。”

碰到了鬼！我憎恶地望着自己那双吃饱了灰沙的橡胶底鞋。淤积在天井里的死水上，几只黄色小鸭在刷刷地啄着自己的羽毛，阶台上东一堆西一堆的鸡屎鸭粪，一种窒人的恶臭，薰得我脑袋都要胀大起来。

“过来罢！”孙班长像耍猴子戏似的，又把那女人一把拉过去。她猛地一仰，挂着的干肉皮上，苍蝇哄的飞散开来。

我抬起头，孙班长那张三角脸正对着我，他眨着一只右眼说，“怎么样？指导员，请客啵？”

“请客，好呀！”老李在我肩膀上用力一拍。我瞪了他一眼，没做声。李三姐背靠着屋柱，蹶起两只肩胛，尽望着我笑。她好像把我当作小孩子似的。我感到一种侮辱，脸上顿时热了起来。

“怎么啦，干脆点儿呀！”孙班长又在催逼着。

“唷，要脸哦，”李三姐身体一扭，刮刮他的脸，“你倒真是个虾鱼笼，只进勿出哩！”她飞了我一眼，格格地笑起来。

“喂！李三姐！你昏了头么！”一个粗厉的声音从天井对面突射过来，厨房门口探出一颗光秃的大脑袋，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她，“饭烧好了半天，还等别人来开吗？”

“……”像挨了一下巴掌似的，李三姐脸孔一绷，低着头朝着厨房里走去了。

天色渐渐暗了，七月中旬的月亮，从对面茅檐上空的白云里浮现出

来，浅蓝色的天壁上散射出一种爽人的清辉。外面那些队士们，大概已经吃过饭了，哄哄地在争吵着甚么，那喧声像是一阵风涛，从远海上汹涌着。这些浑浑噩噩的人们，沉默了一天，这时好像才从麻木中间突然觉醒过来了。

我从溪里洗了澡回来，月亮已经照到廊檐的屋柱上了。堂屋里蜡烛点得通亮，满屋子弥漫着一层雾腾腾的白气，一个劈毛竹样的声音从雾气里爆射出来。

“快找她来！妈特皮，老子又不是不出钱，别把老子当瘟生！”

我刚跨上阶沿，一个肥圆的身体从里面直撞出来，几乎和我撞个满怀。

“暖唷，是指导员吗？班长找了你半天呢，快去喝酒呀……”

她还没有说完，又一旋一旋奔下阶沿去，嘴里咕噜地骂着：

“这娼妇，在发昏啦……把个短命的拖油瓶当做活宝……”

我走进屋子里，一股辛烈的大蒜气味夹着那土蚊烟香的气息直冲入我脑门。老李偃在桌子上正在咬一根鸡骨头，咬得格支格支地响，文书上士坐在下首，对面是孙班长，精赤着半个身体，跨坐在板凳上，两只发红的眼睛直盯着我：

“瞎！指导员，你这个人！这个小东你不请我还请得起呀，躲起来干什么呢？”

“不，我在招呼弟兄呀。”我分辩说。

“那末，好，罚你一杯！”他把酒瓶往我面前送过来，老李连忙替我端起酒杯，嘴里依旧衔着那根鸡骨头。

老板娘和李三姐进来了。李三姐把那块花手帕抵在嘴上，望着孙班长嘻嘻地笑：

“喂，怎么啦，大班长有什么火急的公事哪？”

“问你呀！”孙班长掀起两个鼻孔，抓着她的手，“谁蒸着馒头在等你呀？”

“唷——我还当是天塌下来呢，”她扭着腰噗哧一笑，“好啦，替你洒杯酒平平气罢。”

“不，你替我敬指导员一杯，非得要他喝完不行。”

“我不能喝，我头痛。”我说。

孙班长有点微愠了，把酒瓶在桌子上砰地一掬，直着喉咙嚷起来：

“你不喝，她不喝，是不是嫌老子客请错了！”

“甯，又来了，”李三姐飞了他一个媚眼，在他肩胛上一拍，“又不是霸王请客，谁曾怪你呢。”

“那你——你替我喝下去！”孙班长捉住她手腕用力一翻，李三姐身体骤地斜过去，几乎把酒瓶碰翻了。

“我头先不是已经喝了三杯吗？”李三姐苦笑着说。

“再喝一杯，凑个四季相思。”

“好个四季相思！”老李喝起彩来，“三姐，你跟孙班长四季相思呀！”

她惶惑地望了众人一眼，端起酒杯，轻轻尝了一口，接着仰着脖子喝下去了。满屋子都喊起好来。蜡烛火随着狂乱的叫声，扑扑地跳动着，连墙壁都在打颤了。

李三姐皱着眉毛，咽了口气，脸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

屋子里的喧嚣逐渐强烈起来。孙班长抡起乌红的臂膀跟老李五魁傻马的划拳。李三姐陪着替他们洒酒。文书上士傻傻地坐在旁边，只管拿眼睛瞟她，忽然发出一声莫明其妙的怪笑。老板娘站在孙班长的背后，拿柄大蒲扇忽达忽达的替他打着扇，孙班长赢了一拳，她就像老鸭叫般呷呷地笑起来。

孙班长接连赢了几拳，兴致格外高了。他忽然把眼光旋到我前面，“呃，怎么？你还不曾喝？来！来！”乌红的臂膀向我一挥，“我们来它个十二拳！”

“我不能喝！”我断然说。

“不能喝也得喝！今天晚上非得玩个痛快！”

“明天一早还得赶路呀。”

“管他个鸟！”孙班长不耐烦地把头一晃，“我们来了再说！”

“……”

我没有说话，老板娘一拐一拐的转到我旁边，用扇子拍着我的背说：“喂甯，指导员，喝几杯解解暑，怕什么呢。你们贵队这条路是常来常往

的，住熟了还不跟亲眷一样呀！你怕热，我替你打扇。”

我憎厌地别过脸去，文书上士触触我肘子轻轻地说：

“喝吧，三姐都喝了，你不陪陪她吗？”

“那你请吧！”我忿忿地冲了他一句。

什么地方传来阵孩子的哭声，李三姐骤然一楞，一层什么东西从她脸上掠过，老板娘偷偷地瞅了她一眼，她咬咬嘴唇低下头去。

“暖！”孙班长突然把筷子在桌沿上猛地敲着，发出个呻吟似的巨声，“指导员，你这老兄，怎么这样整扭呀，你当真以为你们政治工作人员也不能喝酒玩女人吗，嘿！你这才傻瓜呢！”他掉过头去，秃的吐出一口痰，“老实说，照了王法要打煞，照了佛法要饿煞，干我们这门差使的，谁不把事情看得透一点儿呀！”

“指导员大概是怕太太说话吧？”老板娘吱的一笑。

“太太？就是有太太也管不着呀，”孙班长朝那肥胖的女人眨了一眼，“我们这样的人，成年的跑码头，谁又不顶着屋子走呀，就说我吧，吃了这么五六年饷，哪里不跑过，火线也上过，九死一生，留了这么一条命，他妈的，还不是这么一个光棍，趁这会有酒不喝，有女人不玩，还等着骨头打了鼓再来懊悔吗？——你说对不对，三姐？”

他斜着眼睛朝那女人淫荡地一膘，顺手又把她拉到怀里去了。

我脑子里嗡嗡叫起来，仿佛被一群野兽的眼睛紧视着，喉咙里干得要命，四周的芦苇墙都嘲笑似的在向我逼拢来。

我愤然地推开酒杯，站起来。老板娘站在我背后，我不高兴去看她，便望堂屋后门一道小门直走出去。

仿佛一个囚徒从郁闷的地牢里走到自由的天空底下，一阵凉爽的夜风和晶莹的月光蓦地扑到我发热的脸上，使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晕眩。堂屋的后面是片广阔的菜园，这时正静静地躺在月光底下，一层稀薄的白雾轻轻升起。树木，篱笆，菜畦，什么东西看去都好像笼罩在一幅从碧净的太空中洒下来的绡纱帐里似的。屋檐边几颗稠密的柚子树，撒满一地的黑影，偶然微风吹过，树影里银屑般的月光便随着拂动起来。

我张开膀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堂屋里的喧嚣仿佛突然退落到远远

的后面,虽然我耳朵里依旧听到那女招待颤抖的声音在唱小调,可是那好像从江船上听岸上的器声,隔了一个世界似的。我从柚子树底下穿过去,月光的碎屑轻轻地拂过我的肩膀,那边有口小小池塘,月亮正反照在水里,池塘旁边的青草丛中,一些小虫唧唧地叫了起来。

我在池边一块石头上坐下,默然地望着浩瀚的天空,天空上一片清光,没有半丝云彩,只有那轮快要成圆的月亮,寂寞地窥望着我这飘泊的旅客。奔波了一天,这时才感觉有点疲乏,一种睡意轻轻地在爬上来,我听着抑扬的虫声,渐渐堕入到梦幻样的沉思中去。

夏夜在静寂中慢慢溜过去,不知隔了多久,一阵宿鸟扑着翅膀从树梢飞起,把我惊醒了。月亮已经移到天中,草地发出一种沁人的露水气息。前面屋子里似乎没有刚才那么喧闹了——这批没头脑的家伙,也该满足了罢?

我正要站起来,忽然似乎有阵 的声音,在我背后不远的地方响着。我愕然地旋过头去,那边家屋子右首的篱笆旁边,有一间低矮的茅屋,一个颇长的女人背影,在月光下从茅屋门口向篱笆那首走去。她手里抱了什么,蹑着脚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月光照着她白色的衣衫,样子是那么庄严,仿佛一个虔诚的童贞女,在静静地走向祭坛。

她走到篱笆前面,又回过身来。头低垂着,看不清她的脸孔,洁白的月光射在她袒露的前胸上,一个裹着白布的婴孩,在她手里安静地吮着乳头。

她走了两个来回,渐渐地向我这边过来了,青草在她脚下发出轻微的声音,随着她脚步的拍节,她在低声哼着一种催眠的曲子。

我陷入一种睡梦般的奇异感觉中间,茫然地望着草上的露珠在她脚下轻轻跳动。一棵树枝的黑影从她身上滑过去,她快走近我身边了,我一抬头几乎惊叫出来:

“啊,李三姐!”

但是我立刻噤住了,似乎一只手在打着我的嘴。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这下贱的娼妇呀!我简直晕眩起来。她是那样宁静,那样安详,从我旁边轻轻走过去,整个心神好像都贯注在那孩子的身上,她离开我只有两尺多远,但显然一直不曾注意到我。

一种崇高的母性把我震慑住了，我仿佛看到她的背影在渐渐高大起来，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纯洁的光辉。好久以前，曾经在哪里看过的一幅圣母像，那玛利亚抱着婴孩的姿态，忽然在我眼前浮现出来。

我屏着呼吸，怔怔地望着她来回地走，偶然那孩子发出一点声音，她的催眠歌便随着响起来。

最后，她忽然发现了我，吃惊地站着了，两只眼睛恐怖地向我凝视着。

“谁？”

“我，三姐。”我站了起来。

“指导员吗？”她吐了一口气，歇了歇又说，“怎么在这儿呀？”

“我在这儿凉凉。”

她没有说什么，眼睛又落到孩子的身上，一只火萤从她鬓发边飞过，没入到柚子树影里。

她依旧哼着催眠歌，轻轻地走起来。那歌声带着微微的颤抖，仿佛一种飞虫翅膀上发出的声音。我默默地望着她从篱笆那边回过来，忍不住说

“三姐。”

“什么？”她瞥了我一眼，低声说：

“这孩子——是你的？”

“嗯，”她应了一声，把脸偎到婴孩的额角上，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又补了一句，“他病哩。”

“病！”从她嘴上滑出来这轻微的声音，却似乎在我耳朵里骤然大开来，我立刻看出她内心里那种做母亲的忧虑和焦灼的心情，这种心情，我们无论谁都曾经亲切地体会过，深深地感动过的，然而她——这个女人……啊，我没有想完，就战栗起来。

远远天边，有颗流星箭似的飞溜下去，屋角上吹过一阵夜风，柚子树的叶子瑟瑟地响起来。

我似乎想说句什么话，却想不出。那女人又朝篱笆那边走去了，突然一个粗厉的声音从我背后射过来，孙班长在屋子里喊：

“喂，老三！老三！妈特皮！看老子输了钱，人就不见了！”

李三姐猛地旋过身来，匆匆走到我前面，仰着脸哀恳地说：

“指导员，请你向孙班长说一声，等毛头睡熟了我就来。”

“但是……”

“一会儿——一会儿就好了”。

她显然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惶惑地望她一眼。她已经急促地向披屋走去，一下子消失在那道黑黢黢的小门里了。

我回到堂屋里，孙班长，老李和文书上士，三颗脑袋拱在蜡烛底下掷骰子，文书上士拉着一张小鸡喉咙怪声地叫：

“五梅花！五梅花！五梅花！”

他们没有看见我，我也不高兴去告诉他们，我管自己走到后客房里去了。

客房里点着幽暗的青油灯，灯花结得累累垂垂的，满屋都是幢幢的黑影，蚊子兜头扑面的乱撞。我揭开帐门，一股闷热的臭味直钻出来。床上热得和火炕一样，席子摸着都发烫，才躺下去，浑身就淌起汗来，堂屋里一阵阵的笑声和骰子跳跃的叮叮声音，锥子似的刺着我的耳朵。我听到自己的太阳穴在卜卜地跳，血尽管往脑袋上冲，刚才的一点睡意完全消失了。

李三姐又在隔壁堂房里吱吱地笑了。那笑声和刚才吃酒的时候一样：淫荡，虚伪，恶俗，教人听了心里就发毛。孙班长在叻叻的说些甚么。我没心去理会他们。帐门是那么窄，蚊子不停的往里钻，枕头底下的臭虫又在爬出来。我只得坐了起来，扬亮青油灯，慢慢地来对付这些虫豸。

一会儿，外面的赌局散了，我听见孙班长拉着李三姐往我前面一间客房里走去。斜对面一间里，老李拉着一张破锣嗓子在唉唉地唱：

“一轮……明月……”

我索兴不睡了，隔着一层芦苇墙，孙班长在吐着一些极不堪听的下流话，那女人又是笑。妈的，我才倒霉，刚刚拣着这间后客房。

我趿着鞋子又走到外面院子去。大概已经快半夜了，月色益发清朗起来。我穿过前面那座屋子，静悄悄地，只有一些沉浊的鼾声起伏着。

外面院子里露水很重，手车歇在一排茅篷边，车杠斜斜矗起，指着天空里那稀疏的小星。那些队士们就七横八竖的躺在露天底下，他们睡得

很熟，月亮照在他们赤裸的胸膛上，反射出一种难看的青铜样颜色：他们的脸皮松弛着，有的张大着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齿，有的似闭非闭的眨着一双死鱼眼睛，那种样子立刻引起我一种战栗的恐怖，仿佛是走到一群死尸中间来了。

我刚想离开他们，突然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唔……唔……”我打了一个寒噤，浑身汗毛直竖起来。旋过脸看时，一个队士直挺挺的仰躺在张木板上，正在喃喃地说些梦话，那声音像是在骂人又像是在赌咒，听不清楚，一会儿忽然又不响了。

我心头说不出的沉重起来。所谓生活，就是这样的么？今天晚上，我从前院赶到后院，就像一只可笑的狗般东西逃窜着，直到现在夜深了，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安息的地方。这是碰到甚么鬼呀！我望着一片浮云从月亮上轻轻滑过，满腹的抑郁忍不住要仰对长空，迸出一声悲愤的狂啸。

我无心再在这儿停留下去，摸回屋子里。闷闷地睡了。

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又被一种声音惊醒过来，月亮已经照到后窗上，映着满窗的树叶影子。后面菜园的披屋里，传来一阵强烈的婴孩哭声，那声音尖锐而愤怒，仿佛一把刀子在空气里乱割乱划，哭的时间也许很久了，偶尔窒息地间歇一下，又更猛烈地哭起来。

四周死一样的静寂，再听不到一个人在理会那孩子，渐渐那孩子的哭声哑了，最后，简直变成惨厉的嘶叫，从那嘶叫的哭声里，我仿佛看见那孩子愤怒的脸孔和挣扎的姿态，一种暴烈的愤怒冲击着我，我猛地从床上坐起……。

同时，就在芦苇墙的那边，忽然透过来一阵牛喘样的鼾声——那种男人在淫欲满足后的粗浊的鼾声。